

[日] 陈舜臣 著 卞立强 译

中卷·风雷篇

明治



[日] 陈舜臣 著 卞立强 译

鴉片戰爭

中卷·風雷篇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目 录

第 三 部

上任	2
谕帖	15
包围	24
屈服	36
鸦片东流	46
皇城初夏	57
甘米力治号	66
发端	80
退出澳门	90
九龙炮火	102
部署	113
川鼻海战	123
狂潮	133
断章之三	146
火攻	156

第 四 部

舰队北上	166
定海陷落	176
开赴天津	189
革职	199
舟山通讯	213
主角替换	223
避战	233
一月七日	244
沙角要塞	255



第三部

上 任

这一天，他获得皇帝的准许，不是骑马，而是坐着肩舆进宫谒见。肩舆由八名轿夫抬着，他坐在肩舆上面的椅子上，可见是相当趾高气扬的。

“颁给钦差大臣关防，驰驿前往广东，查办海口事件，该省水师兼归节制。”

林则徐拜受了这样的特别使命，激动得浑身颤抖。

1

“每黑夜潜行，躬自微察。”《国朝先正事略》的林则徐项中这样写着。这说明他喜好微服出去视察民情。

林则徐还有其他的爱好，如“善饮喜弈（围棋）”。不过，他的传记上说他为官之后就戒了，但事实上不可能完全戒掉。

——速来京见圣。

北京吏部传旨下来，要正任职湖广总督的林则徐立刻到北京觐见皇上，此时正是道光十八年十月七日。武昌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下雪，这一天十分寒冷。

很久以前，北京的吴钟世就给他送来情报说：“关于鸦片问题，看来皇上已下了很大的决心。听说要采取果断措施，将任命足以信赖的高级官员为钦差大臣，全权委托他去办理。据政界消息灵通人士说，您已被列为钦差大臣候选人之一。”

第二天——十月八日，因有“湖广总督由伍长华暂行兼署”的命令，他把公印交给了湖北巡抚伍长华。

十日参加了庆贺皇太后万寿的阅兵典礼，十一日在皇华馆接受了文武官员盛

大的欢送后，林则徐过江到汉口，在一家名叫“兴隆”的旅店住了一宿。这天晚上，他带了招纲忠和石田时之助，作了“黑夜潜行”。

省会武昌有衙门、学校，也有不少有名的庭园楼榭。但汉口纯粹是个商业城市。他曾调查过汉口的商业情况。

现在每天的商品交易额为五千两，在二十年前为一万两。所有商品平均都减少了一半的销路。另一半的消费能力到哪里去了呢？转到鸦片上去了。

林则徐曾经在奏文中作过这样的比喻：应当适时检查河水，以了解泄于闸外的水量；不能因为河水尚未浅到妨碍船只航行而感到放心。鸦片的情况也是如此。

由于瑶族发生了叛乱，朝廷才知道军队因为吸鸦片而不能打仗，于是急急忙忙把鸦片问题提上了日程。——这时才知道河水已经浅到妨碍航行。虽然慌慌忙忙地想疏浚河底，但已经失之过晚，不过还必须要疏浚。这种活儿干起来很困难，必须要动大手术。

如果在粮食便宜的丰收年，一个人一天的生活费有四五分银子就够了，一年不超过二十两。可是吸鸦片的人，一天的鸦片费起码要花一钱银子。也就是说，一年要付出三十六两鸦片费。

据户部统计，当时的人口约四亿。假定吸鸦片的人占其中的百分之零点五，则全国用于鸦片上的钱，一年实际上高达七千万两。而且百分之零点五的比例是十分保守的估计。这简直太可怕了！不仅是财富上的损失，更严重的是人的精神在一天一天地消耗。

必须要用“死罪”这两个字来拯救国民免遭鸦片的祸害。林则徐对自己有点过激的奏文，抱有坚定的信念。

“你不觉得气氛好像有点变化吗？”林则徐对招纲忠说。

“什么？”招纲忠一下子愣住了。

“在吸鸦片的人多的地方，即使是紧闭着门户，也会有一种阴暗的、沉闷的气氛。可以称之为妖气吧。而这一带很少有这种妖气。”

“是吗？”招纲忠还没有明白过来。

林则徐从上任以来，在禁烟的问题上花了最大的力气。他首先在武昌和汉口命令吸鸦片的人交出烟具，对响应号召的人免其罪行，发给“戒烟药”。对不响应号召而继续吸食鸦片的人，则加重其罪行。他的这种做法，可以称之为“分阶段禁烟”试验。

湖北、湖南两省已经交出五千支烟枪，林则徐把它们统统烧掉，抛进长江。他还命令药店源源不断地供应“戒烟药”。他深信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很大效果。

他认为这次进京，不单是因为他的奏文打动了皇帝，恐怕皇帝也考虑到他在湖北、湖南采取的禁烟措施取得了成绩。

石田时之助冲着林则徐稍微拢了拢手中灯笼的光亮，灯光照出林则徐充满自



信的严肃的面孔。

“感觉不到这里的气氛有什么变化。”石田的心里是这么想的。而林则徐却打内心里相信是变了。看来人的信念甚至会改变周围的气氛。这是一种可怕的自信。大概是这种自信在支撑着林则徐大力推行禁烟措施。

“可是，他怎么跟王举志这样的人发生了关系呢？”石田心里这么想。他曾经答应过清琴的要求，加上又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立场上，所以他自认为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自己的主人林则徐。但他仍然不太了解这个人。

所谓坚定不移的信念，对石田来说是与无缘的。正因为如此，他十分羡慕林则徐。但是，这种信念说不定一下子就会变成笑柄。

“他跟王举志的关系，可能是解开这个人之谜的关键。……”好似面对着考试的答案，石田不时陷入沉思之中。

2

林则徐于旧历十月十一日从武昌出发，一个月后到达北京。广州十三行街的花园事件就发生在他进京的途中。

旧历十一月十日，林则徐抵达北京城外的长新店^①。他原来打算在这里休息一天，以解除长途跋涉的疲劳。但听说皇帝将于十二日“祈雪”，于是突然改变计划，提前进入城内，当晚住在东华门外的关帝庙。

十一日早晨，林则徐进宫谒见皇帝。

清晨六时，紫禁城内还一片昏暗。五步一哨的御林军的甲胄和刀枪在昏暗中闪着微光。侍卫手持带豹尾缨的长枪，腰佩仪刀，排列在乾清门前。乾清门的侍卫规定要由镶黄、正黄、正白三旗的人来担任。

“湖广总督林则徐上殿！”在庄严而响亮的传唤声中，身穿朝服的林则徐严肃而缓慢地向乾清宫走去。

他朝服的长袍上有表示三品官身份的九蟒五爪的图案，补服上绣着表示一品文官的仙鹤。同样是一品，如果是武官，则是麒麟的图案。文官的品级由鸟来表示，武官则由兽来表示。林则徐是湖广总督，具有兵部尚书的兼衔。

他腰间系的“朝带”上有四个“镂金玉方形版”，版上各镶一个红宝石，这也是一品官的标志。如果是二品官，则不是方形版，而是圆形版。

林则徐的脖子上套着珊瑚朝珠，他用右手紧紧握住胸前的朝珠。朝珠和念珠的形状一样，走路时会发出喀嚓喀嚓的响声。按照惯例，上殿时要握住朝珠，不让它发出声音。

^① 即长辛店。

林则徐走进空旷的乾清宫，一步一步地登上台阶，跪伏在宝座的下面。在宽广的大殿内，只有皇帝和林则徐两个人。皇帝准许林则徐坐在毡垫上，垂问达三刻多。一刻为十五分钟。垂问的事情几乎全部都是有关鸦片的问题。

令人吃惊的是，皇帝竟然把林则徐的奏文默记了下来。

“你以前说过这样的话……”皇帝引用了林则徐一段很长的奏文。每当这时候，林则徐就跪伏在地上，浑身冒汗。面对皇帝，他不由得不想到王举志，想到山中之民。

第二天，皇帝在大高殿主持了祈求“雪泽”的仪式后，又召见了林则徐，垂问达二刻之久。

第三天，阴天，风大。这一天又召见了林则徐，垂问了二刻。道光皇帝已经被他的人品迷住了。皇帝的禀性喜怒无常，他一旦喜欢一个人，那就喜欢得要命。

对于皇帝的垂问，林则徐总是奉答一些强硬的政策。在一个月的旅程中，他一直在考虑如何奉答皇帝关于鸦片问题的垂问。所以他奉答的强硬政策决不是简单的高调，而是经过反复思考，具有深刻内容的政策。

道光皇帝十分高兴，眯着眼睛问道：“卿能骑马吗？”

“是，略微会一点。”

“那么，朕准许你在紫禁城内骑马。”

准许在紫禁城内骑马，是一种破格的荣誉。

林则徐为此而感激涕零，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外僚（地方官）得此，尤异数也。”

林则徐“赐紫禁城骑马”的第二天——十四日。这天天气晴朗。寅刻，林则徐骑马进宫晋见道光皇帝。从天安门到午门排列着仪卫。他们打着杏黄伞，飘着青扇飞虎旗，带着六杆旗枪、八杆青旗。有两名前引和八名后从。所经过的路旁燃着熊熊的篝火。

林则徐骑在饰有华丽缨子的马上，简直有点头晕目眩。他对骑马实在没有把握。他心里想，出点小差错还不要紧，可千万不要从马上摔下来。所以这弄得他很紧张，那样子就好像紧搂着马儿似的。

穆彰阿已经来到军机处办公。他从远处望着林则徐进宫谒见，皱着眉头说道：“林则徐这家伙这样下去会冲昏脑袋，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！”

道光皇帝也带着御前侍卫，面带微笑，从殿廊里望着林则徐走过来。

召见时道光皇帝问道：“卿是南方人吧？”谈话一开始，语气就十分亲切。

“是，臣是福建人。”

“不习惯骑马吧？”

“是。……”

“不习惯就会感到紧张。明天可以坐肩舆来。”

“是，臣谢恩。”林则徐叩头感谢。

中国常说南船北马。北方人善于骑马；南方人以船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，不



太会骑马。林则徐是南方人，而且又是文官，老实说，他对骑马是很不擅长的。

人们都说林则徐轻巧地骑马进入紫禁城，被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，踊跃地奔赴广东；把这当作美谈到处谈论。其实他受命为钦差大臣是在第二天——十五日。这一天，他获得皇帝的准许，不是骑马，而是坐着肩舆进宫谒见。肩舆由八名轿夫抬着，他坐在肩舆上面的椅子上，可见是相当趾高气扬的。

“颁给钦差大臣关防，驰驿前往广东，查办海口事件，该省水师兼归节制。”

林则徐拜受了这样的特别使命，激动得浑身颤抖。

所谓钦差大臣，是根据皇帝的特别派遣、就某一任务而委以全权的大臣。关防就是公印，盖有这种关防大印的文件也称为关防。这种文件具有绝对的权威。

林则徐受委任对禁止鸦片采取一切措施，并被授予广东海军的指挥权。

“朕希望把夷商运来的鸦片统统烧掉。鸦片是天理人情均不允许的怪物，烧毁这种到处流毒的鸦片，百世之后人们也不会指责的。”在这天的召见中，道光皇帝这么说。

“烧掉鸦片！”林则徐反复琢磨着皇帝的话。

3

在受命为钦差大臣的第二天，林则徐又被皇帝召见。他坐的仍是肩舆。召见持续达三刻之久。

在回来的途中，他去了军机处。军机处的事大多是机密，所以记叙它的书籍很少。梁章钜有一部著作叫《枢垣记略》，这可能是唯一记叙它的书。前面已经说过，军机大臣具有莫大的权力。因为他们要随时回答皇帝的咨询，所以在皇帝巡幸、谒陵、驻园的时候，都要跟在皇帝的身边。军机大臣所在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办事处，因此在圆明园、颐和园、西苑门、兴隆宗门等处都有称作“军机直庐”的地方。

林则徐去军机大臣那儿是为了领取关防大印。军机大臣王鼎亲手把大印交给了林则徐。王鼎十分偏袒林则徐，这时他的心情当然非常高兴。

在当时，单凭气节而荣升到很高的地位是非常困难的，而王鼎这个人物却排除了这些困难。这样的人常会给那些小人带来很多麻烦，但采取一些对付的办法，也很容易驾驭。惯使阴谋诡计的穆彰阿经常被王鼎咬住，但他之所以没有施展陷害王鼎的诡计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
把王鼎这个不懂策略、只会争吵的家伙摆在军机大臣的位子上，反过来对他加以利用，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。王鼎的“气节”经常会成为一种障碍，而穆彰阿只是说：“得啦得啦”，睁一眼闭一眼不加理会。有王鼎这样一个人的存在，对于了解敌手的情况是十分重要的。王鼎已经老迈，而且愈来愈顽固。

“你就放手干吧！要狠狠地惩罚广东那些夷人、汉奸！”他反复地鼓励林则徐。



地方，事务殷繁。如专责以查办鸦片，以及纹银出洋，恐顾此失彼，不能专一心力，尽绝弊端。现派林则徐前往，专办此事。……乘此可乘之机，力挽前此之失。总期积习永除，根株断绝。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，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。……

林则徐临出发时，给北京至广州沿途各州县的官吏发出了这样的“传牌”：

……本部堂奉旨驰驿前往广东，查办海口事件，并无随带官员、供事书吏，惟顶马一弁、跟丁六名、厨丁小夫共三名，俱系随身行走，并无前站后站之人。如有借名影射，立即拿究。所坐大轿一乘，自雇轿夫十二名，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二辆，轿车一辆，其夫价轿价，均已自行发给，足以敷其食用，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，该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。至不通车路及应行水路之处，亦皆随地自雇船夫。本部堂系由外任出差，与部院大员稍异，且州县驿站之累，皆已备知。……所有投宿公馆，只用家常便饭，不必备办整桌酒席，尤不得用燕窝烧烤，以节靡费。此非客气，切勿故违。……

在当时，为了应酬大官们奢侈的巡游，地方官衙往往疲于奔命。通知巡游的“传牌”等于是催促款待；那些称作前站的先遣小官吏，一般都带有预先检查款待准备工作的任务。不仅如此，这些巡游的大官儿们一方面领取出差费用，同时又无偿地随意征用伏役。伏役们在各个驿宿依仗大官儿们的权势，索取钱物。这些惯例所带来的后果，最后都落到当地的贫民身上。

林则徐的这种打破惯例的“传牌”，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大官儿们巡游时胡作非为的内情。

4

果然如“传牌”中所宣布的那样，林则徐没有带书吏和幕客，尽量避免巡游的派头。不过，他有一件重要的东西必须要保护，那就是“钦差大臣关防”。正因为有了这颗大印，林则徐的命令才等于是圣旨。因此他悄悄地带了保护大印的人。比如石田时之助就伪称是轿夫，跟他同行。

十一月二十四日住在涿州南关外。

二十六日，直隶总督琦善派一个名叫周永泰的军官到雄县来迎接。直隶总督驻在天津，外国人逐渐称直隶总督为天津总督。但这是鸦片战争三十年后的事。总督衙门在道光年间设在保定。

琦善在当两江总督的时候，林则徐曾任江苏的按察使。琦善曾受他的同伙穆彰阿的委托，要求他的老部下林则徐慎重行事。

林则徐简短地回答他的老上司说：“我采取的措施，是为了国家。”

林则徐离开后，琦善给他的盟友穆彰阿写过这样的信：……说服和软化林则



不知真伪如何，还传说定庵曾说过这样的话：与其把国家给予满人，还不如割让给西洋人。日本是非间人所著的《清季佚闻》中也引用过这句话，但不知其根据何在。

连维材的信和龚定庵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林则徐。

石田时之助凝神注视着林则徐。“他竟然动摇了。这可不是寻常的事。”石田心里这么想着，感到很有意思。看来林则徐可能要采取什么大的行动了。

石田为了忘却苏州失踪的清琴，期待着有什么惊人的事件发生。他从林则徐表情微妙的变化中，嗅出了将会发生惊天动地事件的预兆。——这正是他所期待的。

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天气暖和，船仅开到青山。二十九日，风大，无法开船。

道光十八年除夕，这天早晨听到雷声。东北风，开船前进。到达南康府时，岸上送来了酒肴。虽然已经通过“传牌”，禁止款待。但这天是除夕，破例接受了款待。午后再次响起雷声，下起雨来。钦差大臣一行人的船只停泊于吴城镇，在这里过了年。

第二天是道光十九年元旦。清晨，船中摆设了香案，上面铺着锦布，焚香叩拜。北风较大，但林则徐急于赶路，命令出发。

正月初二到达南昌。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，巡抚钱宝琛等文武高级官员上船请安。林则徐上岸答谢，当晚受巡抚邀请，住在南昌的官署，饮酒至深夜。

5

石田时之助是作为轿夫随行的。他头戴竹笠，脚穿草鞋，身着粗布衣服。

林则徐住在南昌的江西巡抚官署时，船上由安徽省派来的两名军士守护着关防大印。装在锦囊中的关防大印放置在没有主人的钦差大臣的船舱中。两名军士端端正正地坐在它的两边。看守关防大印的不只是这两个人。林则徐悄悄带来的石田时之助等三名会武艺的人，分别扮作厨师和轿夫，轮流担任警卫。

丢失关防大印，比日本陆军被夺走团旗还要严重。要想给钦差大臣林则徐以致命的打击，最简便的就是盗走他的关防大印。林则徐深知自己树敌众多，因此带来了石田等人。

尽管是在旅途中，正月初二还是充满着新年的气氛，船上的人放松了警惕。

船停泊在省会南昌滕王阁码头的长堤边。林则徐新年准许当地的人来船上慰问，南昌当局也把丰盛的酒席送到了船上。

送酒肴的人回去后，船上摆开了酒宴。过了不一会儿，又有三个女子送酒来说：“这是布政使老爷送的酒。”

酒宴快要结束了，船上的人嬉皮笑脸地伸出酒杯，跟这些送酒的女子说：“请



她大概是想耍弄我一下，我也是随便应付应付。关于林则徐，重要的情况我一点也没有说。”

当两个人消失在黑暗中之后，石田才把关防大印送回原处。

天快亮时，值夜班的军士中有一人从熟睡中醒来。他飞身扑向关防大印，证实关防大印平安无事，才放了心。接着他用脚踢着还在沉睡的同事，神气活现地说：“喂！看你睡得像一头死猪。关防大印要是被人盗了，看你怎么办！”

6

正月初三，北风狂吹，天气寒冷。船上终日来客，不能出发。初四，西北风狂吼，雨中夹雪，不能出发。初五，终日暴风雪，天气严寒，无法开船。

在滞留南昌期间，林则徐会见了公羊学的泰斗包世臣，听取了他的意见。另外，还和往常一样，进行了“黑夜潜行”。

江西省受鸦片的毒害也很严重。“气氛不妙！”林则徐在街上边走边皱眉头。不必去看鸦片馆，只要看一看那些瘦骨嶙峋、面色青黄的人，就知道鸦片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

放任十年不管，国家必将灭亡！

假如如连维材所说的那样，英国一旦出兵，大清国不可能取胜。但是，现在必须要明确表示反对鸦片的决心。因此，即使王朝覆灭，也应当显示中国人的正气。有了这样的正气，才能开辟新的时代。现在如果像穆彰阿、琦善那样，一味地怕，中国就会腐烂到骨髓，丧失迎接新时代的能力。要为反对鸦片而战！——一定要把这样的记录留在历史上。即使败了，千秋正气也会永存。

正月初六，河岸上积雪一尺多厚，船沿和船篷上的雪都冻成了冰。林则徐命令铲掉冰雪开船出发。

船溯赣江而上，不久就抵达十八滩的险恶地带。此滩别名为“惶恐滩”。由此可以想象其地形的险恶。不过，林则徐的日记上只不过轻描淡写地列举了所经过的地名，并未记述怎样历经艰险。日记中引用了苏东坡的诗句，对十八滩的地名作了考证，并说：“……按，今之滩名，志载多有参差。……”

林则徐不满足于学术界的主流——考证学，而走向经世济民的公羊学。但他绝不是讨厌考证。就连以公羊学派的骁将而闻名的龚定庵，也十分喜欢考证。考证似乎是中国知识分子天生的一种禀性。他们过于重视“记录”。

林则徐要把“反对鸦片”留存于历史的心情，也是来源于中国人这种尊重记录的精神。两广总督邓廷桢最初倾向于弛禁鸦片，他的门生表示反对，认为这样会“留恶名于青史”。由此也可联想到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重视历史记录。也许地名

的变迁是无所谓的,重要的是记录。

正月十三日,过武溯滩、黄金滩、良口滩,住宿于土墙滩。广东海关监督予厚庵派人从广州来土墙滩迎接。

正月十五日称作上元,在中国是节日。因天阴没有月色,在舟中设便宴,慰劳同行的人。第二天,广州府、南海县、番禺县当局派官员来迎接。但立即打发他们回去了。

十八日,因河浅,改乘小船。从南安府开始走陆路。

十九日,越过江西与广东交界的梅岭关。顾名思义,这里以梅花而著名。唐代的柳宗元(字子厚)受左迁时,在这里曾经吟诗:“梅岭寒烟藏翡翠。”元朝征讨南宋的将军伯颜也在这里吟过诗:“担头不带江南物,只插梅花一两枝。”不过,林则徐从这里经过时,梅花还没有开放。

终于进入了广东省境内。过南雄关之后,乘船到达韶关。这里的河已不是长江的支流,而是属于直通广州的珠江水系。下流称为珠江,但这里称作浈水。一过韶关,河流改称为北江,通过怪石林立的曲江,以及英德、清远等沿岸的城市。船只顺流而下,河身越来越宽。所以最后的行程比以前要轻松得多。

正月二十四日到达荔枝园。珠江的水在这里已经掺进了海水。经仙管开往当时的炼铁工业城市佛山镇。——船只继续向广州进发。

7

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——阳历三月十日。林则徐乘坐的船,飘扬着“湖广总督”、“兵部尚书”等字样的鲜红旗帜,到达广州的天字码头。直到前一天为止,天气一直阴霾。这一天天气晴朗,耀眼的红旗映着清澄的蓝天。穿着盛装的满洲仪仗兵排列在道路的两旁,在迎宾乐声中,林则徐坐着八人抬的绿呢大轿,从码头来到接官亭。

他一到接官亭,礼炮齐鸣。他是钦差大臣,所以要用最高的礼节,把他当作御使来迎接。接官亭的礼台上,面朝南放着一张桌子,桌子上罩着一块作为皇帝象征的黄布。林则徐坐在桌前,来迎接的高级官员全都跪伏在下面。

放了九发皇礼炮,一直到“请圣安”礼完毕,钦差大臣受到了和皇帝同等的礼遇。

两广总督邓廷桢代表全体官员行了三跪九叩礼之后,奏道:“臣邓廷桢恭请圣安!”然后抬起头来。

林则徐答了礼。但他已看不清老前辈邓廷桢的面孔,他的眼睛被泪水蒙住了,摆在黄布桌上的关防大印也好像在摇晃。

四周散发出一种南方特有的气味。那大概是接官亭里的相思树散发出的